

乙巳九三 阅兵感怀

■ 刘福文

阅兵盛典沐春熙，
血祭英魂悼虎旗。
统我昆仑风雨雪，
剑鸣国耻铸雄师。

血咏抗日

■ 黄德威

舍生忘死十余年，
先烈忠魂报国贤。
魔寇除堪堪紧记，
复兴之路命相连。

童年时光

(外一首)

■ 杨绍精

上树，摸鱼
在乡间无所顾忌地嬉闹
母亲拉长声音，温情地朝我呼唤
那时，野性在我的身体里生长

祠堂门前的游乐园任我们奔走
晒谷场、队屋、草堆是道具
束缚的心弦一旦解开
童年像一匹脱缰野马
村庄宛如一个欢乐场

那时的生活很平凡
土地里种植的番薯很甜
生长出岁月的丰盈
爆米花的香气弥漫村头巷尾
那份属于乡村的香甜
却难以运进城里

那时的童真
早已散落在微凉的风中
我只能在记忆的深处
不断寻找
那逝去的纯粹与本真

乡愁

男人的乡愁
藏在故乡的泥土里
那里安睡着自己的先祖
那里有年少时的足印

男人在城市的璀璨里
更加思念故乡
那盏远去的灯火
和老家的瓦房，宁静而温暖

踏上归途，闻到泥土的芬芳
那一刻，不做谁的丈夫
卸下父亲的铠甲
我只是母亲唤着乳名的那个
光脚奔跑的孩子

故乡近时，枕边的梦很甜
故乡远时，儿时的晚霞很远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云端上的彩虹

■ 陆悦

稍懂地质学的人，一踏上贵州如波逐浪的山峦，便能一眼认出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仿佛老天爷随手将大地揉成了万千褶皱，山高谷深如天然屏障，困住了多少山民的脚步。“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过去，大山深处的人或许终其一生也未曾见过山外世界，山外人进山探亲访友，更要历经“隔山喊得应，见面要半天”的艰难跋涉。

早年从事地质工作时，一位贵州同仁的同事曾细数归途：从湛江乘绿皮火车到贵阳，转班车至铜仁留宿，第二天再沿着蜿蜒山路颠簸大半天，才能抵达仅距市区几十里的家。一周探亲假，竟有四天耗在路上。

二十年前，我曾因事赴遵义，市区离办事地点只隔两座大山，汽车却如蜗牛般在盘山路上挣扎两个小时，让我真切体会到“咫尺天涯”的无奈。唯有沿途瑰丽山水与深谷中婀娜多姿的民族风情，成了艰辛旅途中愉悦心境的印记。这也是我这次决意重游贵州的因由。

重访黔地，山依旧葱郁，水依旧澄澈，少数民族同胞的笑容依旧灿烂。但最令我震撼的，并不是那些游人如织的景点，而是出行的畅然。半个月的自驾游，3000多公里的行程，足迹遍布大半个贵州，甚至还在六盘水小住三日。这在以往堪称天方夜谭。出发前儿子曾再三劝阻，年过花甲的我自驾崎岖山路，在他看来是一场冒险。可我偏是性子执拗的人，认定的事总要试试，哪怕波折再多。

转眼二十年过去，贵州竟似换了人间。126万个山头间，3万多座桥梁拔地而起，将千沟万壑铺成了“高速平原”。这些公路逢山开洞、遇水搭桥，如钢筋水泥巨龙穿梭云端，让昔日“孤岛”成了通途。有人打趣地说：“早上在安顺看黄果树瀑布，下午就能到六盘水逛乌蒙大草原。”当我把平整的路况告诉儿子时，他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每日行车在路上，满眼皆绿，隧道连缀如珠，桥梁接踵似虹。遇上隧道群，一口气穿越十多公里，仿佛穿行在地球的躯体里；桥群则如巨龙的骨骼，托举着往来的车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里的桥梁包揽了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所有桥型，却座座依山就势而建：有的契合峡谷弧度，有的因应岩层起伏，有的呼应山川走向……仿佛都是大地生长出的精灵。38座特大桥勇创数十个“世界第一”，全球高桥前100名中贵州占了四成，300米以上的“云端巨人”，犹如横卧天际的虹影，更占据半壁江山。仿佛大地特意将最雄奇的桥景都托付给了这里。难怪社会上盛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世界路桥看中国，中国路桥看贵州。”贵州早已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桥梁博物馆”。

那些横跨在河流或山谷之上的桥梁，可谓各具风姿：拱桥如舞者展臂，斜拉桥似竖琴待奏，悬索桥若巨蟒凌空。车行其上，既能饱览雄浑，又能感受新奇：在云端驰骋的时刻，钢筋铁骨与翻滚云海共舞，速度与高度更碰撞出奇妙的韵律，总能让人车过难忘。

夜宿黄果树附近酒店时，酒店

老板兴冲冲向我推荐了两座不可不看的桥：沪昆高速上的坝陵河大桥与北盘江大桥。“看了才知道什么叫壮观！”他接送游客往返这两座大桥时，心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震撼与快意。

次日天刚亮，我便赶到坝陵河大桥观景台，这里早已挤满了来自各地的游人。晨光穿透云雾，为这座全长2237米的钢桁梁悬索桥镀上金边，主跨突破千米的创举，让它不仅是交通枢纽，更成了贵州“桥旅融合”的名片。俯瞰桥下，云雾如纱幔缠绕山谷，河流似玉龙蜿蜒，仙境般的景致让人屏息。

午后抵达花江大峡谷，这里的喀斯特地貌被誉为“地球裂缝”，深邃沟壑与奔腾河水构成“世界奇景”。而横跨其上的北盘江大桥，更是雄姿英发——565米的桥面高度相当于200层楼，刷新了世界高桥纪录。阳光下，桥身如彩虹连接云南普立与贵州水城，两座塔柱直插云霄，车流声仿佛在吟诵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史诗。驱车驶过1341米长的桥身，如行走天际，每一秒都在感受“云端彩虹”的魔力。

作为曾经的地质工作者，指尖划过地图上密集的等高线曲线时，更加懂得大桥跨下的石灰岩有多“狡黠”——它虽不如花岗岩坚硬，却藏着溶洞、暗河、断裂织就的迷宫。建设者既要对抗峡谷里的狂风，更要在“千疮百孔”的岩层里，为桥桩寻得安稳的立足之地。从桥面上掠过的短短几分钟，背后却是建设者们夜以继日的付出，是祖国科技腾飞的骄傲。这些桥，既是贵州高速路网的脊梁，更是经济发展的脊梁。

打开山门的贵州，青山绿水间处处溢满喜气。黄果树、梵净山、千户苗寨等大众景点人山人海，门票需提前预订；小众景点也挤满游客，景区周边酒店常常一房难求。我在乌蒙大草原时，就不得不住到几十公里外的镇上。

沿途所见更令人动容：崭新城镇与民族村寨相映成趣，绘就和谐画卷。鳞次栉比的黔北民居，小青瓦、雕花窗、白粉墙在绿色衬托下格外雅致；乡村小路平整宽阔，串联起一个个清爽的农家小院，房前屋后瓜果飘香。“和美乡村”的图景，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铺展。

在荔波小七孔北门附近的山村民宿，我见到了世代居住此地的老板。景区扩建时，政府统一规划出资搬迁，昔日种苞谷的农民，如今成了民宿经营者。“现在收入比以前翻了十倍都不止！”他笑着细数变化：整齐的民房、闪烁的霓虹、热闹的街市，这个山村犹如繁华小镇。

桥通路通，路通财通。那些云端上的彩虹，不仅跨越了山川沟壑，更架起了通往幸福的坦途。离开贵州时，车窗外桥梁依旧如织，后视镜里最后一座桥的影子，正与夕阳的金辉缠绵，我忽然明白：贵州的桥不只是工程奇迹，更是无数人用奋斗与智慧，在大地与云端之间写下的诗行——每一道弧线都连着希望，每一根钢索都系着未来。而这跨越山河的力量，恰是这片土地最动人的新风景。



山间小溪 萱禾 摄

雨夜归途

■ 林坤源

雨是突然砸下来的。洗热爱站在公交站台下，看着豆大的雨点把柏油路砸出密密麻麻的白泡，才想起早上出门时，母亲往她包里塞的那把折叠伞。“去那么远的地方实习，凡事多留心。”母亲的话还在耳边，洗热爱却已经在这座陌生的城市迷了路。导航显示要坐的末班车刚驶过路口，她追了两步，裤脚沾了泥水，只能站在原地喘气。

站台的灯忽明忽暗，照亮了贴在柱子上的旧海报。是本地的旅游宣传画，画着一片金黄的稻田，田埂上有个稻草人，戴着褪色的红围巾。洗热爱盯着那抹红看了会儿，掏出手机想查下一班车，却发现信号格变成了空的。

雨小了些时，有辆三轮车吱呀停在面前。车夫是个老太太，蓝布衫的袖口卷着，露出晒得黝黑的胳膊。“姑娘，去哪儿？”她嗓门亮，带着点口音。

洗热爱报了地址，老太太拍着车斗说：“上来吧，这段路不好等车，我捎你一段。”车斗里铺着块碎花布，角落里放着个竹篮，飘出淡淡的桂花香。

“这是……”
“自家酿的桂花酱，刚从乡下送来的。”老太太蹬着车，车轮碾过积水，溅起细小的水花，“我孙女在城里上大学，说学校食堂的粥寡淡，给她捎点拌着吃。”

洗热爱没再说话，看着路边的店铺一盏盏亮起灯。理发店的转灯在雨里晕成模糊的彩环，杂货店的收音机正播放着本地戏曲，咿咿呀呀的调子混着雨声，竟让人觉得安心。

三轮车在一座石桥边停下。老太太指着桥对面说：“过了桥往左拐，第三个巷子就是你说的这条路。”洗热爱要给钱，她却摆手：“不用，我孙女说，出门在外不容易。”说着从竹篮里舀了两句桂花酱，装进个小玻璃罐递给她，“尝尝，自家做的，不打紧。”

道谢后穿过石桥，雨彻底停了。巷口的路灯下，有个卖糖画的摊子，老人正用勺子在青石板上画着什么。洗热爱走过去时，他刚好画完一条鱼，糖稀在灯光下闪着琥珀色的光。

“姑娘，要一个吗？”老人笑着问。洗热爱摇摇头，却忍不住多看了两眼。老人索性把糖画递给她：“送你吧，刚画的，还热乎。”

握着温热的糖画往前走，巷子深处传来阵阵笑声。是户人家开着门，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吃饭，桌上摆着刚出锅的馒头，蒸腾的热气里，夹着孩童的嬉闹声。

洗热爱忽然想起出发前，自己对着地图反复标注路线，把可能遇到的问题列了满满一页纸。可此刻，那些精心的计划都落了空，她却踩着陌生的石板路，手里握着甜津津的糖画，口袋里揣着飘着桂花香的玻璃罐，心里竟没有一点慌张。

拐过第三个巷子口时，她看见了实习单位的招牌。路灯在招牌上投下柔和的光，像在对她招手。

原来很多时候，那些未曾预料的转弯，那些计划之外的遇见，就像这场突如其来的雨，看似打乱了脚步，却会在路的尽头，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暖。就像此刻嘴里化开的糖，甜得刚刚好。